



年，就是团圆

□ 白百花



□ 符宏伟



每年春节，孩子们都要兴高采烈地去老房子看看。

祥和的红包里。每一个红包不仅承载着家人对我成长的关注，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夜深了，外面的鞭炮声渐渐响起，它们如同欢快的音符，跳跃在寒冷的冬日里，为新年欢欣鼓舞。我兴奋地叫上哥哥，拿着父亲买的鞭炮，邀请小伙伴们一起，加入到烟花大家庭中。看那璀璨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犹如我们心中那份纯真的喜悦。那一刻，所有的烦恼和忧愁都烟消云散，只剩下心中那份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如今，人到中年，存储着童年美好记忆的老屋依旧矗立在那里，每年我都要回去看看；那些儿时的伙伴，也为了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奔波。“年”的氛围和味道似乎随着时光荏苒而逐渐淡化。

坐在屋内，望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看着街上挂满了红灯笼，我知道，“年”已经来了。这个“年”，或许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无法找回那个纯真的自己，但我们可以把对家的思念、对亲人的关爱、对儿时梦想的执着延续下去。

作家王小波写过这样一句话：人在年轻的时候，觉得到处都是人，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到了中年以后，才觉得世界上除了家人已经一无所有了。

细细想来，的确如此。

我们远离家乡，我们四处流离，为的不过是碎银几两，不过是三餐有汤。在我们的一生中，会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风景，但最美的风景只有一处，那就是回家的路。

世界上，最治愈的两个字就是回家。趁着过“年”放假，回家看看吧。去看看年迈的父母，去和爱人游山玩水，去陪孩子聊聊天。这个世界很大，但一直有人在等我们回家。他们是我们的家人，也是最值得珍惜的亲人。

过年的习俗看似繁多，但归根结底，它的指向也只有一个——家。和家人在一起，过一个团圆年，就是人间最大的幸福。

时间总是快得让人猝不及防，一眨眼就是一天，一回头就是一年。

岁月将年的钟声敲响，泛黄的日历渐渐变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这辆快车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在轨道上运行着，吝啬地只留下浅浅的车辙。

每当年的脚步渐近，心中的那份期待便日渐浓厚。那时的年，虽没有如今繁多的高科技装点，没有种类丰富的鞭炮和水果，却有着简单而真挚的喜悦，充满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温馨。

每到腊月天，家乡村庄的空气中便开始弥漫着一股热闹的气息，氤氲着一种团圆的味道。放寒假的孩子们，是最先开始制造年味的，“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不仅打破了冬日的寂静，也总打扰太阳下打盹的小狗，吓得它们不得不挪到安静的地方继续享受那份惬意。

街头巷尾，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着准备美食，有热气腾腾的油豆腐，外焦里嫩的油糕，也有软糯香甜的土豆泥，每一道都是家乡的味道，徐徐上升的炊烟又一次扮演了灯塔，为游子照亮归乡的路。

每年腊月二十，小伙伴们都要三五成群，步行去邻近小镇赶集。小镇的街上，早已挂起了大红灯笼，喜庆的春联，花花绿绿的年画，瓜子花生，苹果橘子柿饼子，集市上琳琅满目的年货让人目不暇接。“糖葫芦，酸甜的糖葫芦”，街头卖糖葫芦的小贩，裹着厚厚的棉衣，推着自行车在人群中不时卖力吆喝，那一串串红白相间的糖葫芦，分外诱人，咬上一口，甜蜜的糖汁混合着山楂的酸味，或许是儿时最美味的零食。

说起儿时的年味，让我最难以忘怀的便是除夕那日。

年少的我，总是会早早醒来，看着自家窗户渐渐变亮，在得到父母的允许后，兴奋地第一时间洗漱收拾干净，穿好早已叠放整齐躺在枕边的新衣服，一拍屁股就溜了。

简单吃过早饭后，母亲和父亲就着手开始准备中午的烩菜了。父亲负责柴火灶的烧火，母亲负责烹炒，老两口二人堪称完美搭档。没过多久，厨房里就飘散出阵阵香味，母亲像变戏法一样，猪肉烩菜出锅了，不由得让我这个“馋猫”直流口水。厨房外，便是另一番风景。

哥哥在鸡窝旁边忙碌着，又是打扫，又是给鸡窝贴对联的，让它们在这个新年也能温暖过冬；我呢，正拿着毛笔，被父亲的一句“宁当奴才，不当秀才”震慑得赶紧装模作样的坐下来，蘸满饱含吉祥如意寓意的墨汁，在喜庆的红纸上挥舞着，写下对新年最美好的祝福，之后，父亲还要把我信手涂鸦的对联贴到大门上，对来往的路人炫耀着，看着自己的“丑八怪”对联，我早已逃之夭夭，心里则暗下决心，来年好好练。

而傍晚，阳光渐渐隐去，一家人团团围坐，火炉里的火苗在热情跳跃，仿佛在诉说着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每一个人都在聆听，都在回忆，都在感悟。电视里正上演着另一道年味大餐——春节联欢晚会。欢快的歌曲，激荡着我们的心灵，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一起欢唱；幽默风趣的小品，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爆笑狂欢，让人忘却了一年的辛劳。餐桌上的美食，更是让人陶醉。家人们举杯共饮，品尝着美酒佳肴，绘就着新的蓝图，欢声笑语与美味佳肴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好的画卷。

在这个温馨的时刻，父母长辈，都会把对我的关爱和期望，小心翼翼地封装在那些寓意吉

年是什么？过年又在过什么？

年是亲情，过年是一场亲情的盛宴。

幼时，过年是迫不及待想要穿的新衣，也是不被限制的糖果；是与堂兄弟姐妹们一起窝在奶奶家游戏的热闹，也是拿着调好的蘸料等待姥爷炸出的第一块油豆腐；是接过压岁钱时的喜悦，也是可以自由决定买啥玩具时的快乐。

长大了些，年似乎少了小时的期待与热闹，可妈妈还是会将新衣备好，爸爸也依旧如小时一般宠爱，买糖果时毫不手软。奶奶家的屋子似乎变小了，不再能容得下我们八个堂兄弟姐妹一起在屋里闹腾。每年腊月，姥爷依旧炸肉丸、炸油豆腐，也仍然记得准备炸时先打电话叫我回去。

再长大些，奶奶走了，大伯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每年的正月初四，老爸生日这天，大伯都叫着这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很多年，很多年的正月初四，这一大家子都在一起。

岁月有情，留下了很多美好，岁月也无情，带走了我的亲人。

姥爷走了。大年初三那天。那个年，是冷的。很多年过去，想姥爷时，我还是会想起姥爷宠溺地夹起第一块炸好的油豆腐放进我碗里的样子。

年是什么？过年又在过什么呢？

年是团圆，过年就是要与家人在一起。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与家人一起过年。爱人值班，随着爱人值守在消防队里，看着年夜饭桌上年轻的脸庞，感慨万千。这里的每个人，他们背后的每个家庭，都盼着，盼着他们平平安安，也期盼着可以一起过个团圆年。

身在华夏，我们多么幸福。如若不是走进消防队，也不会真切感受到这群人的守护。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幸福的我们才能与家人一起过年，一起团团圆圆。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孩子嘴里念叨着新学的童谣，叫喊着：“妈妈，小年夜是不是就得挂彩灯了？”“妈妈，小年这一天，你记得买糖瓜，哈！”

看着孩子期盼的眼神，仿若自己小时一般，期盼着，和爸爸一起挂彩灯装饰屋子，和家人围坐桌前，咬着糖瓜。

是啊，年是什么呢？

年是孩童期盼的糖果与新衣，年是腊月里的忙忙碌碌，年是除夕夜的阖家团圆，年是流淌在心底的幸福，年，是爱的汇聚！

年，是爱的汇聚



2024年2月21日
星期三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符宏伟
校对 白颖凯